獨漉堂文集

獨漉堂集卷之六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著

上書

上戴觀察書

葢聞鷹隼之於摯鳥也舍之而東則是日爲之不東何者旣已生之則思所以全之鷹隼以搏擊爲專者也猶尚如是而况仁人豪傑之用心乎尹之下於棘寺百五十日始也降禍自天非不知所謂嬰金鎖之重坐刀戟之間其去死者無幾耳而心未嘗以爲憂者以執事爲吾郡主與臬憲王公皆公明廉恕而久於粤必能察尹

之操行也今賴執事及王公之仁無罪之狀已幸白於世間可以喜矣而心反戚戚然以爲憂何者出獄無期而新病日加米價如珠而責文無所尹不幸宿嬰痰厥之疾去冬業已上告入春以來獄土窪濕左臂肩髆之間疼痛不能屈伸拜揖再旬於今矣此間旣無良醫法地森嚴書生窮薄復難延致長此不已將成廢人其憂一也尹闔戶三十餘口而租入僅支兩月向者以筆仗爲畊芸視硯田爲豐歉今不收且半載矣壽翁富家目圜土中人爲凶衰不祥之物將共唾棄之必不使縲絏餘魂得序其稱觴獻酬之作而一二攤兒村僕又皆舍

其稼穡習讀之事以趨走於犴狴之間是入獄者一人而受其饑者三十餘人其憂二也至同獄有林生梧則又有甚者梧既抱經年之疾以同名之誤橫受投杼之疑其兩兄並以教讀爲業一則辭其生徒匍匐旅邸以急脊令之難一則閉戶諱經長齋禮佛必待其弟之歸共案而後舉葷窮秀才館穀之外更無可倚舊館既中途捐棄今年復以弟事未了不敢許人是入獄者一人而受其饑者三家也昔人所貴於片言折獄而以淹滯爲深戒㒷有旨哉然尹始之不敢妄意求出以部文未至也罪狀未白也今則部文至矣兩院允矣所以未蒙

卽釋者以藩啓未下乎然投啓之始卽値出師啓之覽
否未可知且自去年報供報病啓皆不發或以事涉嫌
疑不便可否而歸其權於有司乎則此啓之發否亦未
可知也萬一藩啓久而不下而撫軍報疏復待之而出
旣出復待部文而釋將且遷延歲月是尹終爲瘐死之
人而舉家皆在枯魚之肆矣執事旣已矜其無罪而生
之必將憫其久厄而拯之且雷陽雄節戒日西征張華
往矣雷煥不來誰復知豐城獄底猶有干莫之氣是以
上衝牛斗者耶尹所以不自知其駑下望伯樂而悲鳴
者也尹與林梧並有家族墳墓兄弟妻子去廣州百里

而近卽使罪在可誅亦當忼慨而前延頸受刃無所逃死伏見王公於聽鞫之際深垂慈憫溢於詞色伏冀執事旦夕燕見之暇婉言於王公始終大恩得取保出獄就醫調治靜候題結倘朽骨可甦有生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獄囚無上書之例然古之人有行之者想執事必能原之迫切哀陳臨筆戰慄

徵刻廣州詩滙引

百川東注粵海獨南其波萬木秋飛嶺樹不凋其葉生其土俗發於咏歌粵之詩所以自抒聲情不與時爲俯仰也往昔尙矣流風邈而莫追間者闕然大雅衰而不作靈洲衣冠之地盛氣所歸南極離明之方斯文未喪其間或寄遐心於空谷托賦白駒振高響於朝陽溢稱鳴鳳東園紫芝之操玊戒驅車南山白石之篇輿端牛角銀鈎鐵畫多逢斷素之間刻羽流商借誦行人之口然而離散未合隱曜不彰延陵無以觀其大風敬禮何所期於後世夫珠玉豈日非寶飾璣衡而大用始全鐘

鼓各自成聲合咸韶而淸音益遠請開秘笈勿靳郵筒
湘江十六卷匯憚其多易水一二言未傷爲約竊備傭
史敬授梓人上春爲期大觀斯在庶幾壁中蝌蚪假絲
竹以求知不使天上斗牛爲于將而吐氣

答梁藥亭論詩書

前札卒卒於論七律處未盡引伸辱報書示以歸趨之大指使復言以竭其愚數月不見得一酬酢强如對面慰甚快甚來示云性情欲流規格欲別詞語欲化此三言者皆至言也弟無以易之然皆欲下一注脚曰性情欲流流而不俚規格欲別別而不離詞語欲化化而不佻至所云於燈取影水取空風無聲雲無色烟無氣此皆氣象之似須成詩後觀之非可按爲實法必信斯言韋蘇州猶有嬾色王仲初去之益遠夫情性欲流者欲其躍動也欲其酣暢也欲其呈露也然必務畱餘地使

讀者尋繹得之過爾痛快便近於俚今野人叔姪相戒切直於明辟之詰三百篇之動人不若瞽兒牧豎之歌然識者終不以彼易此也規格欲別詞語欲化者欲其不板滯也欲其不陳腐也故救板滯者以活救陳腐者以鮮亦皆不欲其過譬之黼黻冕裳所以爲禮也苦其不便於首體則易以紗巾甚則岸幘甚則袒裼斯可已矣若又盡求縱適是將以屋室爲褌也所謂離也言語所以相通也天子達於農夫聖賢同於盜賊若以爲恥遠其鄙倍可也必欲併其音聲而新之是將以鳥言相命也所謂佻也仲初之病未必及是其往處弟所服膺

極多所不滿者每以市上口頭語不擇雅俚一意塡入前札所謂有一二不願兄等學者也論其氣象則鋒芒大利蘊藉處少於兄燈影水風雲烟之喻覺不相似兄首推韋蘇州則近似之矣然蘇州有道之士養心養氣从乃可臻其妙未易以筆墨蹊徑求也弟竊以爲當求新於性情不必求新於字句求妙於立言不必專期於解脫蓋新舊無定名解脫無定位若謂今不經用者爲新人不共爲者爲解脫又烏知新者異日之不爲舊而解脫者之非纏縛也李贄皇有言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吾常佩服其言而未能

學夫日月以其精華爲日新而忘其形體之舊文章以其性情爲不朽而忘其言語之尋常假使日舍其圓而方月變其弦而角新則新矣尚未必不爲怪物也

答蔣大鴻

大鴻先生足下慕風義讀文章之日久矣不敢輒自拜
書令郎南來忽荷手札先及感激之外知先生留意一
世人材若此其亟也漢人有言處士純盜虛聲今之世
不出而求祿天下必以高歸之然弟之不出分也非高
也而往來之口遂有爲先生道之者無乃所謂闇似人
者而喜乎落落三十年處士大都老矣將懼終無以自
白其虛實於天下也高凉去廣州千里弟又居鄉落間
令郎到粵一年乃得相見殊慚疎略佳刻拜惠其妙不
俟今知之愧無以爲報耳

與魏冰叔

周士至後始出廣州於沈方鄴處得先書併讀之愛誨可謂備至所示爲文之道皆弟意中所悉也然弟自病更有三端不養心不窮理不熟古今之變不養心故其氣不昌不窮理故其源不寬不熟古今之變故其議不辯每欲謀三五年閉戶以攻之而往往爲事累所奪恐終坐此老矣士無可如何乃欲以文章自見而更不獲信乎命之窮也然愁苦寂寞中非是無以自娛紙墨遂多究無一當於意如兄縱橫闔闢堅悍雄鷙弟所願學而不得者宇宙雖廣恐未易有其對耳至如正統地獄

誠為不刊之論弟向亦有正統一篇欲以補歐蘇之未
盡得兄正偏竊三統之分頓令古今一齊結舌何其快
也茲錄寄覽并附雜文數篇見秦越人不敢自諱其疾
望兄有以教之耳臨筆馳悚

獨漉堂集卷之七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設論

劉項論

漢王引兵出關身與項羽戰六戰而五敗三匝於彭城脫死滎陽逃於成皐傷胷捫足廣武之間深溝於固陵獨一挫羽京索間耳然而羽卒破滅何也以其暴耶暴莫暴於阬數十萬人然先羽而行之者秦是也秦有天下也六國之怨入骨髓而莫敢誰何也以其不義耶莫不義於放弒天下之共主然後羽而行之者曹丕是也

丕有天下也以先主諸葛之賢而卒莫正也匹夫不卒至於爲盜殺人僇辱長上則必不得其死愚者知之而問其死期智者亦不知也況乎有天下大半負虎狼之衆據山河之險而可得制其短長之命哉故羽之不義也羽之暴也可以卜劉項興亾而非劉項所以興亾者也漢之得計其在用淮陰彭越乎獵者之伺虎也樹木爲柵三周而疏設之使可望而知也餌以犬豕其牢而載犬與豕相牙終夜有聲虎聞而思食之求其門而入不知人之將以弃己也入而求犬豕所居忘所行之漸隘也途窮而犬豕在焉而牢甚堅不可得而食也則怒

躍而搏之一搏而不得再搏而不得三搏而終不得則
困餓涎喘獵者尾而鬥焉伸鉤引繩用力甚徐不半日
而有斃虎漢王善於獵者也故以身爲甘餌而堅其穽
於滎陽成皐之間淮陰侯奉木而柵之始於魏趙中於
燕終於齊而屬之垓下彭越尾而鬥焉垓下之戰是其
伸鉤引繩時也羽之破不亦宜乎且漢之材皆羽所忽
而不察者也羽之始也矜其氣勇所攻者摧所當者陷
困謂天下無有能加其上者而不知六合之大九州之
衆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爲也及夫淮陰破齊彭越絶
食梁地遣龍且而龍且敗戒曹咎而咎違之然後懼而

悔之則既晚矣世而降也盖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又其甚也則又有仁而失天下者矣迹其所以廢敗卒繇不用才而疏於計况羽之暴而不義者哉故漢之仁未有加於前也相守滎陽成皐之間未嘗逾越尺寸也然羽屢勝而國日蹙漢數敗而國日闢漢始求割滎陽而羽不許羽約割鴻溝而漢許之而隨以亡反覆之勢若此則用才不用才得計失計之明效也嗟夫羽不足道也吾獨怪夫後之君子好語仁義而不講大計擯斥弛之士而不敢用徒欲以空名刼束天下英雄而終之不振恐古聖昔賢爲仁義者不若是疎也適以賊夫仁義

而已也不亦悲夫

代侯公說項王

漢拒楚滎陽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絶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侯公以項王好勇可以無勇激也乃屏車騎徒步自以其意干項王曰大王甚患漢王臣竊謂王過矣如漢王者殺之不言武勝之而不足賀者也臣請卽前事明之大王在咸陽則漢王垂首入蜀大王還彭城則漢王遁走京索故楚入而漢出楚出則漢入漢王之於勇抑似鼠矣夫搏鼠者一貍之任然而大王負貔虎之衆阨西山而不得進者以韓信彭越在其後也彼二子於漢何親於大王何

怨所欲得富貴耳韓信戰勝而奪之軍者屢矣其必不必無猜二於漢然武涉招之而不至蓋必以漢爲强而楚爲弱此執事者失計而大王之勇不信於天下也大王豈不聞夫夢澤之蛇乎渴飮而夢澤枯垂其尾於穴中怒而一掉而百仞之丘裂楚王使烏獲持戟刺之鬭而不勝鱗甲劃於肌膚創三月而後合越有儒生自媒能生致之楚王大笑蛇方逐鹿不得怒而張其口儒生拱手而前環葛藤而縶之使百人輿以獻儒生左牽葛藤右揚其袂以入於國中當此之時蛇若無骨然夫儒生非勇於烏獲而功不啻百倍者徒以蛇之所忌存焉

也今大王質漢王之父而戰其子大王五戰五勝而天下不謂之勇漢王五戰五敗而天下不謂之怯何也則以漢王所忌者存焉也夫俎上之事漢王委而不顧是質之不足爲重也而適示天下以懼漢且留無益之質而大勇不伸於天下臣所以爲大王患也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歸之而約中分天下漢王必不敢背約夫生歸其父大德也完其夫婦重恩也若漢王棄恩違德則信越之倫亦不敢以其功自必於漢而將爲大王効死是操約不約之權皆在楚也於楚甚利故曰不如歸之項王說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封侯

公為平國君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

上張楓侯藩司賑飢安置條議

愚聞易聚而難散易動而難靜者飢民是也稽古迄今其因飢致亂者不可悉數則救災弭患之策不可不並舉而兼防也日者上臺憫民之飢捐米賑粥嗷嗷之衆不俟困餓任其來食此固天地無外之仁飢溺由己之心起溝壑而再生之宜何如感恩耶今各縣之民聚於四廠者幾至四萬餘人不皆舍耒耜而來者也大約遊手無賴者混雜其中不少罔思感恩悔艾常出驁驁不訓之語常爲驕肆無憚之態未給固譁少遲亦譁苟非邪人從中挑煽何以有此萬一告盡而民生亂此時擁

之不能兵之不可將如之何愚直爲今日慮也可不豫爲之計善後乎古稱善救荒者莫如富鄭公其法無他惟勸勉部民出粟而已勸而加勉則非徒若僧道乞化之行可知也蓋富人慳癡膠心不知好義不明禍患今遽令素封出粟商賈出財似乎難强而不知正所以保其富也勉之所以愛之也樂捐者旌以棹楔掯恡者刊爲富不仁榜條釘其門悔過去之勸勉之之事也非威以行仁不能也獨不思多藏厚亡焚身以齒乎爲今之策惟下嚴切之檄飛催廣屬各縣分遣差承印官偕丞捕巡檢親身沿行各鄉各戸凡積貯之家計其家口留

食及冬其餘官付印領借出以一賑飢民以二發該鄉米戶平糶而還之價無穀有財者出財買米助賑如三一之數凡民流寓省城食粥者速令該管巡檢招回就賑不使之離鄉井失所塡壑限五日期不招者印官以賑民不力參罰差承巡檢責逐嚴為之法仍傳諭四厰飢民各報鄉貫某司管下隨按冊單發該縣作速招回并諭民以回日厰給三日米以行民知回家有賑安肯棄鄉離家而不歸者如此然後饑民可以漸漸分散各返田廬既免後患且可留餘以濟省會付近之民一舉兩得計莫便於此既勸賑矣民勉從矣而各鄉恃衆打

搶之事未懲無以平其心雖曰其人平日不善居富所致然公然搶掠日中無法漸不可長且聞下手之徒皆面無菜色兇悍强壯懷斧挾械衝門破壁豈饑民能爲皆亂民强徒也訪而獲之重責荷校比以徒刑殊不爲濫若姑息薄儆益狎而玩之矣子產惠人而立火烈民畏之論此其所以眞爲惠人也 愚更反覆揆度於五十年間若順治之癸巳康熙之丁巳戊午米比今尤貴而民不病今則餓莩相望菜色滿目何哉民窮已極故也致窮之故由於市廛廢錮而用錢當鑄錢之始每千直銀壹兩二三年間所鑄所行何啻數百百千萬貫此數

百千萬貫現仍流轉于民間也亡何而遞減至九錢八錢迄今僅直五錢一二分其賤已極而民間坐削數百千萬貫一半之直也烏得不窮因而幣輕貨重麥糧不收宜日益狼狽也救窮之法惟在錢貴貴錢之法惟在操輕重之權於上而妙用其術誠能酌量於八九錢之間定其直以准納錢糧制其通以官用般實找舖運其軸使銀錢轉移循環於找舖之手不許私開擾之旬日之中錢可驟貴矣是上予民以數百千萬貫之利也而又守之以信行之以密持之以久私鑄自不禁而絕惠而不費無他道善用其機權而已芻蕘之言伏惟擇焉

獨漉堂集卷之八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徵啓

重刻嶺南文獻徵啓

楚檮晉乘各爲一國之書八索九丘不廢六經之外誠以乾坤寥曠非賢哲無以發其精華今古代遷唯文章可以使之常在文獻不足所由歎也我東粵負五嶺以爲屏翰廓重溟以爲襟帶分命申命之代致永日於南交擊石拊石之朝奏九成於韶岫五帝以前夐乎尚矣若夫關門移檄一州娛左纛之尊江上義旗五馬應黃

塵之識軍中錦繖遥拜大人漢代威儀重輿刺史斯固
霸王之略而豪傑之時也至若立朝風度天下稱曲江
而不名晚出番禺天子命三公而不拜余安道名在進
賢之頌劉丞相貧無數畝之居此皆事列宋唐光昭史
冊時代悠邈不復縷陳者也淮右奮興兩都紹建車書
文軌會同於三百之間學士大夫自致於九天之上保
民擇主則何東官李德慶立賨融錢鏐之勳衛難從亾
則王侍御郭舍人著召忽介推之節陳僩討見稱活孟
子從祀孔庭巨學士善補眞西山有功名敎梁文康雍
容多事之際一語回天海忠介忼慨宴安之朝危言悟

主他若張湛林楊之理學翁羅陶葉之邊功二陳氏史論諸書兩龐公惠民之政周御史號爲冷面寒鐵霍官保可謂疾惡剛腸洎乎板蕩之秋彌多節烈之士或揮戈以挽西頹之日或銜石以塞橫流之波百折而此心必東一瞑而萬世不視此則耳目近事而姓氏千秋者也夫功德非言莫傳而言藉功德而不朽川岳以人增重而人實川岳所鍾靈蠱洲衣冠之氣番禺都會之稱其來古矣是以仙人別島指羅嶠而遙歸釋子梵宫問峽山而飛度海日夜生於扶胥之浦蜃樓朝建於莽蒼之墟雲中五指削出瓊厓天外九疑遙分湟桂若乃盧

能得鉢袈裟覆於一溪葛令遺衣蝴蝶飛於千載石頭高其滑路衲子降心仰山擬乎釋迦天人下拜則又二氏之巨擘而百粵之靈蹤也士君子苦心當世非無紀事之篇脫屣浮雲必有寄情之作況夫血性男子空谷幽人羽毛不至於時羅咳唾恥聞於聾俗粃糠堯舜奴僕離騷一瞬千春徵塵六合求之功業是謂僻非其倫問以有爲方當笑而不答安所得次第其行事彷彿其生平固所欲搜之於名山徵之於斷碣者也吾鄉作者代不乏賢四始六義之文兩漢先秦之製輕縑素練仰溯前修踵事增華彌高往轍近若南園抗風之社中原

白雪之盟雖復有人未云上駟豈有採珠合浦倘問隋
侯採玉崑岡惟期下玦刻舟求劍不旣遠乎某不揣荒
蕪每思纂集往讀先輩某某所刻嶺南文獻允爲今古
大觀猶不無掛漏貽譏似宥於見聞未廣況其絕筆幾
及百年宜有嗣音以襄盛典　今天子賡歌喜起宸翰
雲飛史局宏開徵書兩至青陽布令百草懷自見之心
白日中天暗谷有容光之地慈孫孝子酌水思源宜彰
先世之幽潛以備輶軒之採擇某僭稱此舉仰懇　文
衡輒荷垂俞許之從事是用徧騰徵檄敬告十州集無
問於古今人不分於从近長章短韻尺幅單詞凡屬我

粤之文卽概所求之望宜書副本早付郵筒昔杜少陵
有唐詩史入夢而自明遺恨之思王子安四傑宗工旣
沒而朗吟落霞之句詞人結習自古而然與於斯文能
無珍惜所願孔庭竹簡八音自奏於重牆吳郡鐵函一
夕光浮於古井其爲重貺何啻十朋三冬爲期九頓以
請

易開五孝廉徵詩引

山皆有木而青松見歎者非以千年漢不無詩而紫芝足傳者由其肆志孝廉開五易君岡州人也終賈妙歲書奏長安金玉遐心老依空谷龍蛇歌罷介山負母而歸虞夏世遙孤竹視人若浼是以懸瓢高樹濯足長流山梁得飲豚之眞虛牖絕王侯之夢風雲萬變中天之月皎然寒暑相推西蜀之氷常冷若乃老萊戲綵更聞辭祿之妻潘岳奉輿並賦羣孫之席四始六義有德必載以言五緯八龍非父不生其子此則家積餘慶天篤其材者也歲之三秋筵開七袠恒言不老卽爲壽母之

觴相敬如賓對舉齊眉之案不朽盛事宜被聲歌敢告
同人共爲揚搉吉甫有作是曰淸風之篇元晏一言遂
入高人之傳

石室頌爲雷村吳大司馬作

端州北郊積水之外平野之中數峰蒼然皆石也如墨雲湧地蓬島浮空靈幻奇詭不可殫窮其體則非圓非方若斷若續委積層纍珍瓏森矗壁削厓刓雄飛雌伏其質則乳竇脂凝雨皮黛染綠琢之磨之堅金潔玉細理波縈迴紋山蹙其陽則軒敞闓豁仙人之府外閟中空天然棟宇乍陰乍陽移寒易暑玉几象床乖鐘懸鼓足以宴坐千人婆娑萬舞其幽則間道潛行白日燃炬游歷山腹達於後戸下視芒芒莫測其處其上則羣峭相摩諸巒競秀或眠或倚如卻如就支柱盤拏嶙峋皴瘦

木末槎枒林根穿鏤於是高下其亭臺金碧其岩岫抗
鳥道於虹蜺等行人於猿狖每當春盡雨深夏秋荷放
在水中央盈盈可望一葦杭之如行天上長隄高橋翠
幄華舫晴日佳晨尊罍相餉其平原則講武之所恩威
攸暢司馬臨焉雲麾虎韔克建元勛更揚高唱大筆如
椽射侯有亢蓋其谿山神異氣象遐曠挹高峽之浩紆
帶西江之滉瀁所以鍾一郡之英華增幕府之雄壯以
其獨立風濤之中而定山稱焉位於北而數則七故號
於星焉虛能受而美可居故石室名焉大匠不能經營
其巧圖繪不足議擬其妙君子得之以爲廣厦斯爲寒

士之依下民處之而爲幽谷斯望陽光之照乃獻頌云

頌曰二儀旣判流峙斯別河岳之尊及於丘垤惟土資

生以昌立物未若茲山峩峩丰骨廣而有容高而不伐

亦有茂林堅而多節撐厥生初從流蕩汨神鬼斧斤蛟

龍巢窟如鑿如剜爲隄爲齕具此幽奇終不泯沒遂有

金隄狂瀾式遏深谷爲陵大觀乃揭浩浩乎蕪靈峯突

兀名彰千古氣雄百粵言乎其內鋒芒四射言乎其外

成章五色天作茲山以象明德猗歟我公文武是式定

波八閩安我南國何以祝之萬壽無斁何以頌之請勒

巖石

獨漉堂集卷之十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墓誌銘

明明經如珩湛公墓誌銘

公諱粹字如珩廣州增城人先世湛露宋德慶路治中罷官將歸閩舟泊增江沙貝鄉愛其山水留家弗去自閩莆田負母骨葬焉元末其孫懷德以鄉兵保護邑里受東莞何眞節度爲元帥眞歸　明高帝封東莞伯懷德獨逃之山中不仕今祀典所載義士祠者也義士元孫若水仕明世宗至吏禮兵三部尚書卒諡文簡公於

義士爲雲孫上湖治中十一世少食餼邑諸生中應崇禎乙亥恩詔貢入京師濶達多識在太學中从習知時政邊事得失以父母老不就選歸謂所親曰天下事殆不可爲矣時方承平聞者皆笑獨與先君嚴野公爲莫逆交語輒數日不能去公父朱陵翁善治生而公善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歲飢捐粟以賑又與鄉之紳士父老約家計口留粟量可及新而止有餘粟報冊榜通衢聽民賤糴不能具價者納券俟新穀熟出息償還人服其義無違約者所全活不可計乙丙之間石徐馬鄭四姓盜亂海上數犯沙貝公率鄉人禦之沿江樹木栅

十餘里日椎牛餉士立賞格斬盜一首十金生獲盜十
五金所需干楯炮火旗幟皆公一人立辦無不周給盜
率巨艙數百來攻以火炮擊岸上中木石皆立碎公命
疊潮泥爲短牆高等肩厚三四尺盜炮着其上聲烨然
而不能過盜以小舟泊岸將登公自行酒飲鋒鋭士撫
其背使出戰斬數十盜從短牆內以炮石擊傷死者無
算盜仰攻六日無所得退去由是威信著于一方宗族
子弟及傍鄉小民有所鬬爭疑難咸就公決曲直得其
一言無不折服先君之起義師也家爲　所得君脫身
走弼唐公聞之命一奴挾扁舟迎置泥子村田舍中院

檄購尹急增城令徐士賡疑尹匿公所謬以好召公公
番縣衙弟遣使數騎圍搜公家一鄉之民閧然明日走
縣廷爲公白者千人令懼禍作中止公因番衙四十餘
日以千金賄令尹所以獲全至今公生之也戊子粵江
皈正諸公多公之義爭欲薦之公堅不可曰吾絕志士
宦垂二十年豈以白頭而改節乎庚寅春 再攻廣州
廣州城守不下傍掠增城龍門以東皆先屬 公挈家
渡江寓東莞茶滘數月鬱鬱不樂飲醇酒食生香茹得
熱疾遂卒年四十八始先君沒公自泥子田舍迎尹至
其家東偏複室中每夕必臨視常手一冊相示曰此僕

所受於先人產也今槩以分諸子吾未常增益尺寸所受先人數千金吾皆以義散之世難未涯不欲爲子孫累汝曹識之吾比數夢披髮臨江阻水不得歸吾其止此乎後三年而公卒於茶滘與所居沙貝隔大江水果如所夢喪歸鄉之人自樵夫童子無識不識皆持數錢買香挂紙迎哭於江上時亂方劇死喪徧野而民不忘公如此嗚呼異哉公生於萬歷癸卯十二月三日卒於永歷庚寅六月一日元配茶滘黎氏生一子家聲繼娶瀝滘衞氏生一女艮繼娶羊城馮氏無出側室李氏生二子家貞家修一女巽家聲仕爲龍川訓導後公五年

卒娶馮氏家貞今爲邑諸生娶蕭氏家修娶吳氏許
字番禺徐正躬艮尹之妻也公始殁權葬於从䘏之山
地不吉家貞以今癸卯冬月遷葬於沙貝東北沙梨原
距公之卒十四年故老言之猶有流涕者銘曰
行類其祖而義及於古世之田疇家之嬰杵報之未由
書而納諸壙中之土

華姜墓志銘

番禺屈子大均繼室王氏字華姜陝西榆林人父都督壯猷自其先祖盛世以軍功爲西邊大將而壯猷崇禎末數敗闖賊于關中旣而與總兵黃色俊起義兵圍林驛敗而曰吾家世爲明臣義不降辱與其子投城下死華姜生始三日母任夫人抱以走侯公家侯公之先妻華姜諸姑也故任夫人依之守志十七年卒華姜旣長端麗閑淑侯公及繼室趙夫人鍾愛焉姓以侯以爲己女而屬夫人弟趙君彝鼎求壻曰吾女賢非才士不足與也屈子游於華山作西岳詩百韻富平李子因篤見

而驚歎與之定交時趙君以參將守代州而陳君上年爲雁門副使並好士交善於李李謂趙曰侯公欲壻而才無踰於屈子者矣李子自請爲媒而陳君爲之納幣趙喜以報侯公侯公家於固原於是華姜自固原軿車行三千里而歸屈子於代屈子以爲華山古丈夫毛女玉姜避秦之地而吾所繇得妻乃字之華姜而自號曰華夫居代久之華姜念姑老在天南力請於其親而與屈子歸覲番禺屈子故貧又經亂喪所家僦屋江濱竹兎數椽與風濤雜處人所不堪華姜顧甚安之事姑以孝聞今年春屈子移寓東莞居稍寬矣而華姜以小產

中風一夕卒卒之前數日其語言行事若自知爲將訣者屈子與其母哭之過時而悲而其友人悼華姜勤苦萬里而奉養之志不遂多爲哀誄之詞華姜生丙戌正月七日卒庚戌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二十五凡婦於屈子四年而事姑者五月生女一人阿雁方三歲都督起兵在乙酉丙戌之閒天下方喪亂而地僻西隅義聲不振而敗故知之者寡自華姜歸於屈子而後都督之忠其子之孝與任夫人志節世之好事者始得而論著焉屈子將以今月日祔葬華姜於番禺祖塋屈子子友也以狀來請銘銘曰

生而父捐其軀長而能傳之其夫雖婦志之未終而子憾無餘我聞北人不識番禺生榆林而葬於斯命也夫

何左王墓志銘

君諱衡左王其字晚號羅峯姓何氏廣州順德人也考曰持泰公妣鹿門李氏舉三子長公未娶而歿君其仲也與弟絳韭有文名甲申之後天下多故遂絶志進取隱居教授爲人行方而和非道義不言敦尚倫紀而務窮理致用無拘儒迂腐之習宗黨莫不敬而親之絳跖跐好遠遊而君常居以養父母館不遠適既畢持泰公喪乃慨然曰河清難期年近五十而跼蹐一隅目不睹九州之大徒負此生耳乃出遊吳楚間踰年而返六十後深入羅浮有終焉之志以年月日卒於所居羊額之

里疾革爲詩謝世遺命不受誄文輓詩溯其生明天啓
壬戌得年六十五君娶某氏生子某某某子與君兄弟
少師事何獻將先生先生於君爲族父而先君高弟也
故定交最早予家難後常與君閉戶西樵頗極岩壑之
樂其後讀書君鄉者數年與絳游江淮河漢歸復爲北
田之隱干戈擾攘之際移家相依者又二年間有離居
未嘗不歲數相聚也居常謂見面而心折其人退而無
復餘議者唯君爲然然晦迹遠名世多知君而君避之
益深能詩文而不以自見有古逸民之風焉某等將以
年月日奉柩安厝于某山之原絳謂尹曰銘之莫子爲

宜銘曰

生埋其名沒若於銘吾不敢侈其詞也鴻飛冥冥庶幾乎無愧君之生平

羅秀才墓志銘

茂才羅君諱㟲字嗣桓晚號曰元公世南海人祖撫州太守紳父某令士皋君其嫡也幼有令譽十四補諸生力行好施居祖父母三喪哀毀以盡禮閒與異母弟均產輒引取其下者友愛敦誨有古人之風長於貴富謹朴退遜恂恂然老而處約恬如也無慍色生以萬歷甲辰得年若干以卒君旣高才不試中更變亂奉母避地常正衣冠而居遇時輩貴人雖舊交閉戸絕不往來聞仗節死義之士欣然曰丈夫當如此也居恒侘傺吟嘯思有所奮發以用其長以親老不敢決母喪旣除而疾

華拊牀曰受七尺軀不能自立鬱鬱與衆人同盡歎息
久之而沒嗟乎志士也其子顥與予友爲之銘銘曰
屈沒齒信千載君子履屈千年信目前志士捐守屈必
堅不身之信信子孫吾以信之天

梁寒塘墓志銘

寒塘先生梁氏諱槤字器圃廣州順德人也父敘州同知諱在廷致政後生先生于邑城西山之麓池中白蓮開並蒂花者七時以爲瑞弱冠補諸生有聲運會遷移盛年自廢結茅池西扁曰寒塘懸板橋以限往來非其人不得入也好讀書晝夜不釋卷興之所至扁舟獨往旬月忘返近郡名山羅浮西樵歲必一再登天性高潔然不能獨居無朋友則不樂偶不至則輕裝就之高談雄論觸緒英發遇世俗人或終日不作一語人初以爲傲久而親之知其無他也邑令膠西張其策高其行希

一見不可得跡其在甘溪單車請見握手傾慕先生夷曠自如令退而歎曰高風偉節蘇雲卿之流宜不可折柬致也爲詩力追中唐沖澹有自得之致工書善畫片紙之出人爭寶之子弟傳其學者數人時稱寒塘一派先生生于崇禎戊辰月日卒于癸丑月日易簀之際賦詩自述敕家人毋得以俗物汙吾靈几舉手别親友寂然而逝得年四十有五妻同邑陳氏封員外郎陳公某之女子二長符祖習易經不赴試次謂爲諸生詩字畫俱有名後先生十年卒女一適郡隱士陳懋之子某孫三人澤邑諸生符祖出泉謂出沛符祖出俱幼未聘先

生早歲感慨世難每思投袂而起常斥千金産貧同人遠遊旣落落無所成乃與同邑何左王衡何不偕絳番禺陶苦子璜暨尹閎閎北田世之言隱者目爲北田五子然先生最先逝左王次之苦子又次之今在者尹與不偕耳先生沒二年而滇粵變亂尹邅意外之禍幾于不免遂浮沈閭俗間視先生瞠乎後矣邑新志傳先生於隱逸謂其淸高無累蓋與道合信矣符祖以今月日葬先生于南海石灣鳳凰山某向之原尹爲之銘銘曰有伯鸞之高而志益傷有臯羽之慟而去其狂舉不爲名而任天以行夫是以沒而不忘

蔡艮若墓志銘

吾友蔡君艮若廣州順德人諱蔭崇禎末年十二三應童子試冠一軍肄業廣州庠中年既英妙而言議超邁風采端凝自有司下及都人無不爭識之踰年受廪餼人皆謂君必早達而君方日讀子史孫吳講求天下形勢阨塞時西北多故矣及北都陷賊汙薄海內外罔不被兵君乃與予及葉君世頴入西樵山中築室以居臨溪泉倚石林爲終焉之計以少孤祖母母老不敢棄諸生遠游居常鬱鬱不樂及予自吳越還則又與君就何不偕之鄉結茅亭荷池中杜門事古學三人夜燈相繼君

性至孝篤氣誼狷介少許可座有意外客卽虓然去之每花時月夕相與挾尊酒坐小舟讀書芰荷之下爲詩文孤潔刻峭不欲襲前人一字所著數百篇自謂可存者無一二也質素健耐艱苦偶感疾不自料遂至不可救以丙申月日卒溯其生天啓月日年僅三十有志之士莫不慟焉祖某父某世爲龍江右族娶蒙氏子冠以今年月日奉柩合葬于祖塋嗚呼方君之未歿自昆弟宗族見其才而好學日以世俗所貴者期之而君亦未嘗自言其志於人非予莫可銘君者矣銘曰

志千載而年迫之學旣成而不值其時斂千將之光芒

而痊於斯固必有耀于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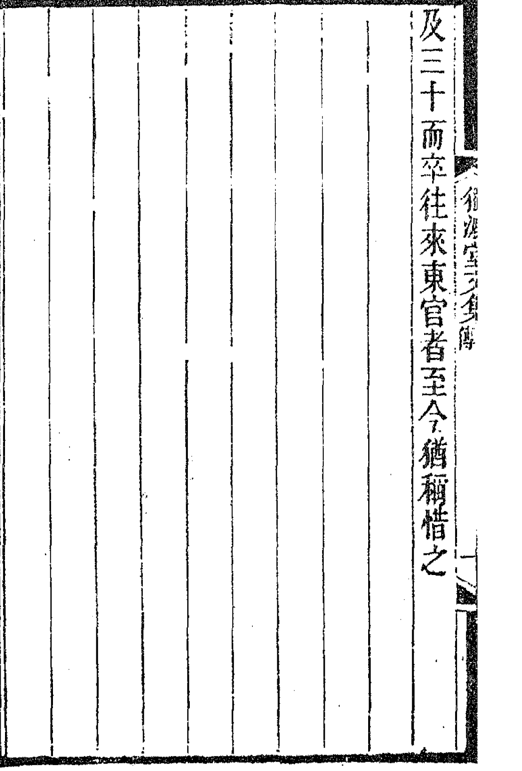
獨漉堂集卷之十一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傳

張金吾家珍傳

張金吾家珍字璩子東官人增城文烈公家玉仲弟文烈起兵時召年十七常着小金冠披紫鎧別率所部千人為奇兵轉鬬數勝文烈沒一年以兄廕拜錦衣使廣州再昭家居奉養始折節讀書通賓游所居室不三畝而客常數十人自高僧羈人劍士技術無不披肝膽寫意氣人竭其歡心援筆為詩歌畫蘭竹皆忼爽有致年



及三十而卒往來東官者至今猶稱惜之

司理林公傳

林司理洊字習修東莞人也大父御史培以言事忤神宗卒謫所熹廟贈光祿卿以旌其直君稍長讀其書慕效之天性孝友果直不苟合弱冠補諸生父沒有遺腹弟與其子同時病中風急君謂醫幸先吾弟吾父不可作也且泣思文立以人材徵不行即授推官監武興營軍亦不拜閩粵并陷君乃曰姑以一命見先人地下稱國朝臣子不猶愈乎廷臣交章薦遂起就職侍郎張公家玉君門弟子也居里第相比方起義兵時張公念父老未有所處每過君舍短衣攜腕繞書幌行數十百匝

抵夜輒去竟三日不出一語一夕雞未鳴篝燈呼君門君臥未起遽入從牀外遙謂曰先生吾計決矣君立命三子楊杞梧衣冠出中庭列高燭坐張公而拜之曰子眞兒曹師也張公敗東官引兵趨新安君徘徊里中里中丞捕張黨而君方爲子杞行冠禮告廟鄰曲大驚掩耳走義師既屢敗於是爲文謝世爲忌者所發時有僧往來張公行間捕之得君書白縣令令籍其家得謝世冠子諸文具獄送廣州而僧書實非君手筆君欣然受之曰吾志也在獄著書數卷久之遇害年四十七其自傳謂吾尚友於唐得一人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於漢得

一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自許如此行在端州時贈文
林郎

零丁山人李成憲

李成憲字正甫其爲僧也字雪琳廣州之西石頭里人性孤介早爲諸生未有所知名廣州破其母及於難君乃髡首戴笠自名今日僧出游江楚間無所遇客於新安愛零丁山居焉零丁山者南海之島嶼浮沒風濤中悲涼寥落文丞相天祥所謂零丁洋裏歎零丁者也君旣痛家國之禍朿身孤旅寄食於漁者遇哀至則拊心零丁之上澆酒四顧放聲曼歌所爲詩多刻厲悽惋之音好事者頗傳誦之而君不自惜也時時焚去其藁人或從物色之與坐中日不得交語行城市中遇人不爲

禮縮兩手襟袖間或反揖所與同行者曰吾自爲公等禮彼無與也與張金吾家珍林文學楊杞梧善時時客其家金吾卒哭之極哀既而曰吾不久矣明年病沒於零丁山年三十七梧樓集其詩得若干首梓之

朱山人厓

朱山人厓字遠公南海人生弱甚而有氣操於交友最篤遭亂棄舉子業挾其技以遊無所遇年三十七而卒常夜客帥幕武士四五人相與論刀棒君於月下聽久之謂曰此法未精密也四五人顧見其文弱皆笑曰秀才何與刀槊鬬事耶君請與試對執丈二棒於一隅立武士一人前盡其擊刺之術君植立不動視其所攻而徐應之意態甚閒而攻者終不得所欲君俟其迴旋急進足深剗之中其股而仆君笑謂四五人曰皆來四五人者忿執刀仗四面至君進退左右不越尋丈而棒之

所及四五人無不失仗呼伏者君常爲予論曰丈二棒而操其中前後餘各五六尺手動寸則末尺動尺則末丈而戰者常側身所備者縱七尺廣七寸耳故手上下左右不使過六七寸則力專而握固以拒則堅以擊則破昧者用力費而神搖是以敗蓋吾師云然亦兵法也善白描人物得古意矜惜不輕與人尤不肯爲時貴人作垂没之年惟精而世希得之詩存者若干首

董茂才孺

董茂才孺字才孺順德人祖某舉孝廉爲令以高潔著君方亢古處頗傷褊急與人交不受幾微之色歲飢居貧或至數日不飯然非其人爲食名之不往饋之終弗納也或爲導於富人延爲童子師始授館暫假墨於其徒磨之其徒童子屢顧墨卽怒之絶去家有藏書數千卷稍稍質錢以食直十裁取一日使責輕易償先人手澤不可爲他人有然長貧卒不能具贖遂至竟數千卷終死不肯受直讐也爲詩文堅樸如其人

張山人琦

張山人琦字抵之順德人好游嗜奇所愛樹石損衣食以市之旣老與盆孤每歲春假寓羅浮西樵候日始出采東向茗旗卽樹下施釜歷躬自揉製詫爲獨絕所居臨菊花常數甕行必以爐炭自隨從容泉石之間酌茗孤吟鬚眉皓然衣冠奇古見者不謂今人也爲詩高自標許錄若干首